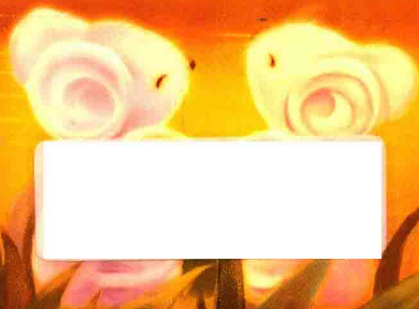


冰之屋de童话汤

鼠皮皮的小快乐

SHUPIPIDEXIAOKUAILE

葛冰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碗童话汤 温暖孩子的心



冰之屋de童话汤

鼠皮皮的小快乐

葛冰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鼠皮皮的小快乐 / 葛冰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2.6
(冰之屋的童话汤)

ISBN 978-7-5016-0643-6

I. ①鼠… II. ①葛… III. ①童话—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5554号

责任编辑: 左 炫 董 蕾

美术编辑: 刘 静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book.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230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94千字

印数: 1-10000册

ISBN 978-7-5016-06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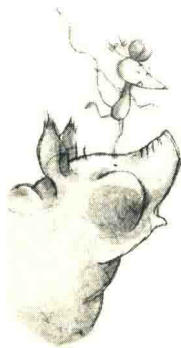
定价: 1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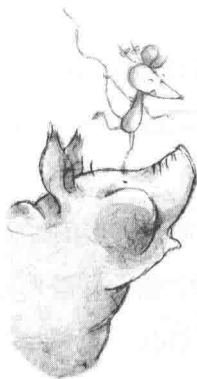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1 鼠皮皮的图书室 | 1 |
| 2 新朋友猪北北 | 8 |
| 3 导师的礼物 | 19 |
| 4 鼠健健的出现 | 26 |
| 5 浪漫生活的开始 | 34 |
| 6 导师的第二份礼物 | 40 |
| 7 鼠健健的“发扬光大” | 45 |
| 8 李老太家的猪南南 | 53 |
| 9 好厉害的牙齿 | 59 |
| 10 关于鸡蛋的问题 | 66 |



11	扩大的裂痕	71
12	不要把我卖掉	77
13	爱很伟大，也很折磨人	87
14	傻猫猛猛出没的地带	92
15	天塌的大事	95
16	猪北北的减肥运动	103
17	颜色发黄的旧报纸	108
18	鼓舞猪心的故事	113
19	“猪男和猪女”问题的讨论	121
20	最大的幸福	132
21	黎明时分的告别	137
22	上了同一辆卡车	141
23	最后一个故事	149
24	凝视远方	157





1 鼠皮皮的图书室

阳光暖暖的，风像温柔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鼠皮皮的鼻头。

鼠皮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离开了洞口。她闻到了淡淡草叶的香味，她知道，这是花生叶。到了秋天，地下就会结满鼓鼓的花生。她不光会吃得肚皮鼓鼓的，还会用它们装满自己的小储藏室。

现在她不急，她有更好玩的事情。鼠皮皮小心翼翼，沿着草丛掩映的小路，来到高高的围墙边。墙根有个小洞，被草丛遮掩得很隐蔽。墙那边是个很大的养猪场。

鼠皮皮熟门熟路，每天都要好几次穿过小洞。几个月前，她刚来到这里，到墙那边去，就只是为了寻找食物。为了能

吃饱肚子，她像流浪汉似的到处闲逛，到垃圾桶里找馒头渣，到鸡窝附近吃点儿鸡饲料，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发现一枚孵不出小鸡的臭鸡蛋。

当什么食物也找不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时，鼠皮皮难免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从下水道钻进食堂，偷一根香肠；或是进到工人的宿舍，偷一块炸馒头片。

但现在，鼠皮皮已经是衣食无忧了，因为她认识了一头叫猪北北的小猪。猪北北每天都会特意送给她一份食物。虽然食物带点儿馊泔水味，但这毕竟是白来的泔水，里面偶尔混杂着工人吃剩的油条、鸡蛋，或是回锅肉，还能给她带来意外的惊喜。

鼠皮皮不厌烦这种馊味，她觉得就像南方人喜欢泡菜，北方人喜欢酸菜，吃吃就会习惯了。对于不劳而获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呢？

现在，鼠皮皮一大清早就溜进养猪场，是为了去俱乐部。

养猪场里有一座小楼，小楼的一层是食堂，二层有一个大房间，叫俱乐部。这里当然不是为鼠皮皮预备的：里面的电视机是让农场工人看的；还有图书、报纸、杂志，摆放在

房子中间的大桌子是用来看书、看杂志、报纸的。

它们和鼠皮皮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鼠皮皮也不认为俱乐部和自己有关。她只是因为偶然的一次机遇，被引上来的。

那还是三个月前，鼠皮皮看见一个胖胖的工人拿着一块炸带鱼，一边吃一边往楼上走，喷香的炸带鱼渣从胖子的嘴巴里掉到了楼梯上。他边吃边嘟囔：“这带鱼油太多了，吃多了胆固醇会高。”瞧他那架势，好像很快要把整块带鱼扔掉。可鼠皮皮估计错了，她一直跟到了二楼，胖工人居然把三块炸带鱼吃得干干净净。

俱乐部里就胖工人一个人，吃完了炸带鱼，他又打开了电视。

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电视的鼠皮皮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电视机屏幕上出现的是动画片《料理鼠王》：一只被人瞧不起的老鼠，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做菜的食谱，于是他刻苦学习，闯进一个大饭店，遇见了一个笨厨师。老鼠钻进笨厨师的帽子里，指导笨厨师做菜，竟然做出了世界上最香最棒的饭菜。

鼠皮皮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她呆呆地看着，忘记

了炸带鱼，忘记了胖工人。她迷迷糊糊地坐到了胖工人软乎乎的胖腿上，看得手舞足蹈。

直到胖工人的大手打下来，鼠皮皮才惊慌地跳开、逃跑。

《料理鼠王》还没有看完，鼠皮皮太想知道结尾了。

第二天，她再次冒险去了俱乐部。俱乐部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鼠皮皮学着胖工人的样子，按着遥控器的按钮，电视机开了，演的是电视剧。

鼠皮皮把遥控器按了又按，屏幕上的图像不断变换，就是不演《料理鼠王》。

鼠皮皮哪里知道，胖工人昨天看的是 DVD 光盘。

鼠皮皮不甘心，她想起《料理鼠王》里的老鼠总是在使劲地看书。她想：我也应该看书。

俱乐部靠墙边的木架子上有许多杂志。鼠皮皮爬到木架子上去看杂志。她开始一本本地翻看，不光看画，还看字。

鼠皮皮第一次看杂志，就认识杂志上面的字，鼠皮皮以为所有的老鼠都是与生俱来就认识字。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其实她是一只很特殊的老鼠。

她曾经在实验室里被当做科学试验品，一位老科学家



改造了她的大脑，但试验到一半，鼠皮皮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老科学家以为她死掉了，把她扔进了垃圾车。谁知道鼠皮皮又活了过来，她完全忘记了这段经历，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只普通的老鼠。

认识字的鼠皮皮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

看了一会儿，鼠皮皮发现大房间旁边有一个小房间。这是一个小图书室，里面的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书。

房子里静静的，除去鼠皮皮，没有一个人。

“也许我可以每天都来看。”鼠皮皮自言自语道。

农场的工人都不太爱看书，小房间已经一年多没人进了。工人们只是偶尔到俱乐部来，把接在一起的大桌子分开，围成两桌打麻将。

养猪场场长跑来说：“俱乐部是专供学习用的，不要在这里打麻将。下次谁在这里打麻将，就扣工资。”

这样一来，除去鼠皮皮，工人们就都不来了。

图书室成了鼠皮皮专用图书室，俱乐部成了鼠皮皮的专用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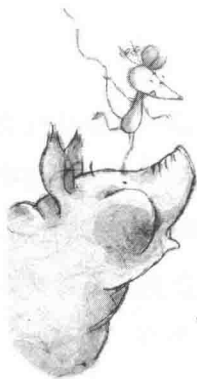
鼠皮皮发现，书读多了就是不一样，会变得爱思考，思

想也会变复杂。

比如，这个养猪场很大，有成百上千头猪。这些猪流动性极大。起初，在鼠皮皮眼里，这一批批粉团似的小肉猪被运来，在这里猛吃猛喝，长大长肥，然后再一批批被运走。鼠皮皮觉得他们过得挺舒服，并没有细想过，猪们最后被送去了哪里。

可看了书，看了报，看了电视，鼠皮皮明白了。

就在这时候，她遇到了猪北北。



2 新朋友猪北北

那是一天傍晚，晚霞映红了西天，鼠皮皮从俱乐部墙角的小洞钻出来，院子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她抖抖身上的尘土，正要离开，这时却听见一只小猪在唱歌：

吃吧，吃吧，
我们努力吃！
睡吧，睡吧，
我们努力睡！
我们无忧无虑，
茁壮成长。
快快长啊，快快长，

我们长得又肥又胖。

幸福快乐等着我们，

就在前方……

鼠皮皮听了，感慨地想：“真是一头傻猪。他大概一点儿也不知道，那幸福快乐就是挨一刀啊！”

她又有点儿奇怪，你说这猪傻，这歌词又挺生动，证明这猪很有点儿诗人的才华和气质。

鼠皮皮悄悄从楼后面溜出来，看见了猪北北。

这是一只粉嘟嘟、胖乎乎的小猪，他正用小蹄子踢着小半块肉包子，鼻子上粘着一小块香喷喷的炒鸡蛋。

鼠皮皮的肚子咕咕叫起来，她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

猪北北也看见了鼠皮皮，他情绪高昂地说：“你好！”

“你好。”鼠皮皮略显矜持地说，心里有一丝疑惑：所有的猪都被圈在大白房子里，这头小猪怎么跑外面来了？

“你看我怎么样？”猪北北挺了挺肚子。他的肚子圆鼓鼓的，竖起的耳朵在夕阳映照下透出可爱的粉红色。

“什么怎么样？”鼠皮皮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看我胖吗？”猪北北说，“不，应该是肥吗？”



鼠皮皮问：“胖和肥有什么区别呢？”

“层次上的区别，肥比胖要更进一步。比如说，”猪北北努了努下巴，“要是胖的话，下巴只有两重；肥，下巴就应该有三重、四重。”

鼠皮皮说：“你只有一重下巴，还不算太胖。”

猪北北似乎有点儿失望，但他很快又高兴起来，充满渴望地说：“我只要努力吃，努力睡，很快就会胖起来的。”

鼠皮皮问：“你为什么希望胖呢？刚才你唱的那首歌，是谁教你的？”

“导师，我们导师教的。”

“导师是谁？也是一头猪吗？”鼠皮皮试探着问。

“对，他德高望重，在猪场已经住了很长时间，是我们的前辈。”猪北北很恭敬地说。

哦，是一头老猪。

鼠皮皮使劲回忆，她每天来来去去，看过许许多多的猪，他们好像都差不多，没有谁给她留下过特别的印象。

咕……鼠皮皮的肚子叫了一声，声音很小很细，但还是被猪北北听见了。

“你肚子饿了？”猪北北问，扬了一下蹄子，那小半块

肉包子在地上打了个滚儿。

鼠皮皮瞥了一眼肉包子，她的确很饿了。

还有猪北北鼻子上粘的鸡蛋，在他刚才努下巴时，也掉到了地上。

鼠皮皮很想吃，当然不能当着猪北北的面吃，那样未免有失身份。

鼠皮皮正想找个借口支开猪北北。猪北北却说：“你等着。”转身突突突地向大白房子跑去。大白房子很大很高很长，所有的猪都住在里面。

猪北北跑得很快，眨眼间就消失在大白房子边上。

鼠皮皮飞快地抓起地上的炒鸡蛋，一口塞进嘴里，然后又抓起半个包子，三下五除二，吃进了肚子。

她吃得太快了，包子是什么馅儿都没尝出来，要是知道猪北北没那么快回来，她就没必要吃得那样快了。

鼠皮皮往墙根小洞的方向走去。

太阳完全隐到山后面去了，天边的云暗蓝暗蓝的。这会儿是猪场最安静的时刻，周围没有一个人，鼠皮皮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

快到墙根了，一个影子猛然从堆砌的木料后面蹦出来，



吓了鼠皮皮一跳。

原来是猪北北！他粉嘟嘟的肚皮湿乎乎的，鼻头上、脸蛋上沾了泥巴，鼓鼓的嘴巴里叼着大半个包子。

“咕噜”，猪北北一松嘴，包子掉到了鼠皮皮面前：“你吃。”

“你去拿包子了？”鼠皮皮问。

“对呀。”猪北北点着头，“我出入一趟可不容易了，得钻下水道，我回去时，下水道里面有水了，我闭着眼睛挤呀挤，总算钻进去了，又闭着眼睛挤呀挤，总算钻出来了。”

